河汾教

不

V
A195.776
W48

冊 14
卷 14

廣君子如此教澤州學諸生

其月十二日試澤州高平陽城陵川沁水五學之士益六百人澤州則君子未有不如此於是與之論君子如此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地者聖人之教父聖人者天地之元子知天而後可以知人知人而後可以本身本身而後可以徵民三王者後聖之師天地者鬼神之祖鬼神者三王之契也知天者知人之訣也是故君臣之禮出於天地之崇卑夫婦之禮出於日月之升

恒父子兄弟之禮出於五星之生克朋友之禮出於
列宿之聯貫經曲之禮出於山川之名者各三百支
者各三千史家以爲車因於風蓬蓋因於雲脚字因
於鳥跡而蝌形數因於龍圖而竈書愚以爲其議禮
制度考文之詳太半出於天文之縣象如北斗之有
魁有杓則斗形也房之四柱如房三間也心之三星
如心字也尾之九子曲鈎則似尾形又似尾字也箕
四星二踵二口則箕形也南斗亦斗形特柄微短耳
辛則羅罝形也參則居然一虎四足形也井如井欄

600021
JAN 6 - 1941

如翼其他紫微象宮太微象朝天市象市凡人世一
切麥雜瑣細者無不畢布之於天官可一一按而求
也兩漢之天官書天文志所不盡載者求之甘石之
遺說則無不備故予以爲三重皆出於天文也以爲
道出於河圖洛書者亦未也洛書之前有堯舜則焉
取法矣河圖之前有盤古遂皇又焉取法矣河圖洛
書亦天爲之寔亦爲後天也易曰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觀法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以物印身以身印
地以地印天而天象又其曲備縈乎其可一一紀者

也賛堯之則天曰巍巍有成功煥乎有文章堯之文章即天之文章聖人雖以制器尚象之法總歸之易其實易亦出之天象耳故稱天官者示體之所自議也稱天象者示度之所自制也稱天文者示文之所自考也易始於乾坤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書始於堯舜曰欽若昊天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詩極於雅頌曰於緝平天在　帝左右曰對越在天春秋之元年乾之元也春王正月天之春與正也王天之王也是以天爲聖人之教父聖人之學事天單之矣而得

其全者爲天之元子則孔子是也當其心者爲貴子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是也若其令者爲愛子則少昊高陽高辛禹皐陶稷契湯武是也分其體者爲支子則伊尹伯夷柳下惠是也失其指而無胥遠者爲孽子則老聃莊周楊朱墨翟是也梗其命而逆之者爲叛子則佛氏之徒以逮今之西洋之教是也聖人之所以持天下者在議禮制度考文之三重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六君子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是所謂三王之可考者也老氏以禮爲亂首莊

子欲剖斗折衡舍三重而欲以治天下然所病在曲禮而經禮未全廢也佛氏出則曰我在天之上而欲盡去人倫之大經又以其重譯三譯四譯之書而盡翻千聖百王之局則天地之一大變矣西洋之說襲佛氏而又盜儒氏者也曰我即天欲混天人而一之天之必不可以爲人審也其所持之夷文天子之所不考之文也其所持之方物天子之所不制之度也其所傳之經呪天子之所不議之禮也是故背六經判孔子蔑三王非前聖侮天地擯人倫則佛氏爲

之魁而西洋氏又其助之者耳安得韓昌黎之神武揮一戈以撞之昌黎信吾道之北斗爲天之禦侮之好兒子耶

廣昭告有罪教高平縣學諸生

高平縣則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於是與之論昭告有罪

此題之指則琦也得其大略直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十六字爲主湯法堯舜之執中者也以定自心之危微者定天心之危微則良得大指夫聖人爲天地立心者也合天下之人心卽可以見天心有罪人以禍天下則天地之心危矣自堯舜以來未嘗有此征伐之一格而自我見之非我

也天心應如是也是精之至也堯舜以來之所未嘗爲而自我行之非我也天心應如是也是一之至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宜以中養不中彼不中者應天順人以安其危是執天之中也其實桀卽天地之人心湯卽天地之道心湯放桀是天之道心勝人心也是堯舜之時天地無人心商周者以道心而勝欲危之人心者也而六國與秦之時魏晉六朝五代胡元之間天地之道心僅留一綫漢唐宋者道心人心之雜也孔明之不能勝魏吳是天之道心不勝其人心也孔孟能定萬世之道心之準而不能驟勝春秋戰國之人心然六經持世而異端不能爲之亂者是道心終定而人心終不能爲之害也嘗疑三代以上之天道正而鬼神之賞罰應三代以下之天道乖而鬼神之賞罰不應豈亦有治世之鬼神有亂世之鬼神乎非也萬古無不正之鬼神鬼神奉天命以布之者也以其幽中之賞罰合孔子春秋之賞罰者而已矣孔子之春秋卽天地之刑書亂臣賊子而不知懼是不知鬼神之情狀與天道者也

廣師行教

陽城縣則師胥讒民乃作是與之論師行

此題當於民乃作慝截師行至於弗食弗息民已讒而慝之矣乃又方王命以虐之益飲食之無厭以至於流連荒亡也則民情將有不止於慝者耳書曰方命圮族又曰外作禽荒太康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距之於河則荒之謂也紂之沉湎於酒至忘

陽城縣學諸生

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於行

其日以問箕子箕子曰我亦不之知也則亡之謂也王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者何也文中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之游觀以詢民隱君民親故不假於兵衛之衆後世君民離則不敢不厚衛以坊之慱浪之錐是其事也漢濵之老至羞觀天子駕亦何用游觀爲古之好游者莫如周穆王幾有徐偃王之變去成康未遠故未遽至於亡國耳又莫如秦始皇沙丘之變太子易而宦官執政秦遂以亡又莫如漢武帝幸有輪臺一悔又方

繼文景之節儉故未遽至於亡國也又莫如隋煬帝江都一幸而不反即微李淵而已身懸於庸夫之手矣讀穆天子傳秦本紀封禪書開河記之四編則又有出於流連荒亡之上者人欲亦安有極而隋煬庸主止戀女色三君則賓王毋宴上元訪安期下百神若欲排九雲而直上而特無登天之八翼是患豈誠知神遊八極之實際之即憂世恤民之主耶

廣一道敎陵川縣學諸生

陵川縣則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於是與之論一道

一鄉之尊曰齒止足以表里人一世之尊曰爵遂可以制天下萬世之尊曰德直可以命古今百年之齒曰齒以視聽年盍小年百世之齒曰爵以統系年盍中年萬世之齒曰德以聲名年盍大年人中之壽曰齒是無位之壽而百夫之爵爵在多飲食其爵下地上之爵曰爵是得其位之爵而九州之爵爵在多貢

賦其爵中天上之爵曰德是位於天之爵而八極之爵爵在多景仰其爵尊一身之德曰齒謹起居食色之節止可以保一身是養生之德曰小德天下之德曰爵執禮樂刑政之權遂可以保四海是及物之德曰中德萬世之德曰德作詩書教化之主直可以表無窮是垂世之德曰大德是故德莫踰乎聖人爵莫踰乎帝王壽莫踰乎神仙聖人者內而聖外而王不隨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功業表當年而教化流後世長生而久視以盡年神遊而佐　帝以配天是所謂

挾三長以凌駕域中者也邵子曰意若兼三事情如擁萬兵其所謂三事者謂三公愚竊以齒德爵爲三事盡屬之於聖人舜之德聖人而尊天子以大德得祿位名壽者固大德之應而孔氏之以師道垂萬世者則尤以萬世爲土萬世爲年者也安知顏孟邵朱之徒之不賢於咎夔益稷也

廣三愆教沁水縣學諸生

沁水縣則侍於君子有三愆於是與之論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是躁嘗失之多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中庸曰言前定則不跲是隱之病失於不定之於豫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詩曰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又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是言又待於君子之是視也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蓋聖賢之事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者

前定之謂與言之審顏色者是口爲政而又通之於目也審及不及者是通之目又兼通之於耳也侍於君子而坊其慾是又通之於貌也一言而管視聽動之三事其所以言者思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是中心疑者其辭枝也淫辭知其所陷是失其守者其辭屈也邪辭知其所離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遁辭知其所窮是將叛者其辭慙也又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是言之樞機出於思也繫辭之末結之以言辭論語之末結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之學蓋出於此而孔子獨於辭寡稱吉是寡之一字即可以消三慾躁瞽之病固可消而寡則自未有言及之而不言者矣何也神不馳於多則亦不誤於寡也心之音曰意動之於念曰音曰意出之於口曰聲曰言當意動時則吾之心已有無聲之音雷動於吾之胸中而五藏百骸萬孔之神已無不傳布而相告是意不可以爲無知者也意之善惡不待出

諸口而後露天地間之鬼神已先知之矣故意之字從心從音意即心之音也二三子試驗之於其體凡咀嚼時不應思一事一有思則意動意動則音生音生則氣上而喉嚨有噴嚏者矣此實理之不可易者也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故思一起則鬼神即知之而君子之戒慎恐懼直在我之所不睹聞以養未發之中

廣履和謙尊教澤州五學諸生

易則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異稱而隱於是與之論履和謙尊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

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六十四卦而獨稱九皆道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八卦止取巽而取震之子卦二曰復曰益巽之子卦二曰恒曰井坎之子卦一曰困艮之子卦一曰謙兌之子卦二曰履曰損是八卦取其五也履有乾以天尊紂也謙有坤以山自處欲其卑復有坤以雷自處欲其藏不言歷者文王文明之德當明夷不敢以明自炫也損益反對爲一宮困井反對爲一宮雖九德而似又當爲七時履與謙錯損與益綜困與井綜雖九德而似又當爲六事履仁也履謙禮也井義也損益困巽智也恒信也是九德即五性之德也先之以禮遷變而能自居也繼之以仁能自反也繼之以信能久而積誠以動之也繼之以智有以濟其患難之中者也繼之以義不失其守也而又終之以智始終以智出者如閎夭之事所謂可與權也故五德者四德經而智權五氣之序仁禮信義而終之以智者終之以權也故各之閉藏者

天之權也仁義信皆一卦而禮有二者遇變則以禮
干人爲主也智有四者始終委曲而濟之以智也本
義曰如書之九德九德泛論全德而易專主憂患似
差異然處憂患之德即全德即立言各不同而亦若
可以相質者皐陶之所謂寬而栗者其似履之和而
至耶履以和行而爲德基者不亦寬弘而莊栗者耶
栗其所履禮寬其行之以和者耶柔而立者其似謙
之尊而光耶謙以制禮而爲德柄者不亦柔順而植
立者耶柔其以禮自謙立其能爲尊而光之柄耶愿

而恭者其似損之先難而後獲易耶德修之於懲忿窒
慾者其難以遠害者其易耶不亦謹愿而恭恪者耶
懲忿其愿窒慾其恭耶愿而恭寧有不遠害者耶亂
而敬者其似恒之雜而不厭耶德固之以一者不亦
有治亂之才而又出之敬畏者耶無小大無衆寡無
敢慢者其善治亂者耶擾而毅者其似巽之稱而隱
耶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以制事變之來者不亦擾
而毅者耶馴擾以應之者其權毅而不可窮之以變
者其制耶直而溫者其似益之長裕而不設耶德裕

之於遷善改過以興利者不亦徑直而溫和者耶直莫直於見善之遷而有過之改和莫和於德裕又奚有不興利者耶簡而廉者其似復之小而辨於物耶陽雖微而不爲羣陰之所亂能自知之烱然而爲德本者不亦簡易而廉隅者耶一念之復若甚簡其本之辨於羣物者其德之隅耶剛而塞者其似困之窮而通耶德之辨以寡怨於人者不亦剛健而篤實者耶剛與人拂而易阻實則爲人諒而易通者耶彊而義者其似井之居其所而遷耶所謂安安而能遷安而能慮居之安則資之深而左之右之逢其源無不宜者耶以辨義而爲物地者不亦彊勇而好義者耶彊則能居其所義則能遷遷以及物者耶六十四卦而可攝之以九斯予之太微有六十四而亦可攝之以九爲峻首化之三陽爲冷固宦逭之三陰爲介大師之總陰陽爲極之總八而合之以爲九也

廣從繩則正教澤州五學諸生

書則惟木從繩則正於是與之論從繩則正

昔者蘓頲李嶠之子見於朝問何所讀曰書使之各誦所受書頲之子曰惟木從繩則正惟后從諫則正嶠之子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乃嘆頲有子嶠無兒也予十二三時嘗侍家大人觴諸生使之各誦古文辭耦語以二姓名者或曰伊尹煎熬易牙調和或曰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前固可嗤後之捐印亦非佳語予則誦殷說夢發

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而或亦有誦皐陶謨虞箕子訪周者大人以四字語太易然訪周亦非佳語詩言志盖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耶

廣如組如舞教澤州五學諸生

詩則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於是與之論如組如舞家語孔子讀鄭詩執轡如組兩驂如儛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詩三百聖人之所取以爲知道者鴟鴞烝民二詩所取以爲知政者大叔于田一詩而已是詩也聖人獨有取於如組而因有取乎干旄之忠告夫干旄之詩素絲紕之又曰素絲組之織組之謂紕織組

以維于首之旄耳末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聖人因
借紕於此爲有近之義焉借組於彼爲有遠之義焉
而御民者在近而不在遠耳因借素絲紕之之義以
爲即于旄之忠告也聖人之胸中有全政故所見無
非政者文人之讀詩則取之於文辭而已矣或以問
楊用脩詩三百無狀馬之善行者用脩曰有之子自
不察耳詩云兩驂如舞兩驂如手夫如手者盆鴈行
之義而如舞者則狀馬之善行曲至者也用脩亦可
謂善言詩然山海經海外太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

九代之馬杜氏通典鳳花廐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
節奏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駟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
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而馬舞其上杜詩舞馬
使登床盆實録也而南史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
善舞則誠有善舞之馬又不啻如之矣然解舞亦何
所用之何不以其教馬者以教人使之諧於政

廣彭城虎牢教澤州五學諸生

春秋則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襄公元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襄公二年於是與之論彭城虎牢

彭城爲楚所取而封宋之魚石矣諸侯圍之追書而繫之宋著楚之不得專宋地也是增一宋字以折楚也鄭人屢叛而晉率諸侯以城虎牢使鄭失其險也

鄭之虎牢而不繫之鄭著鄭之不能有也是去一鄭字以責鄭也衛爲狄滅而齊桓封之於楚丘而城之不書衛何也衛已舉國而委之狄矣安得稱衛不稱城衛而稱楚丘又以責齊桓之不請於王而自封之也其稱城邢而不稱城夷儀何也邢未亡也病於狄而自遷於夷儀著齊桓之救緩不及事也又書城邢終美其救患之功也至於虎牢不著諸侯之所以城鄭之所以失者而獨以險責鄭人之當守何也凡制人者必扼其項吭而後可以制之鄭人所以北面而

敢於叛晉者恃虎牢之在北鄙也據虎牢則鄭之北垣撤矣鄭又何恃而不服此制人之道也至後世而虎牢直當中原之中故漢爲成皋漢王之所據以抗楚正以有此險於中原也敖倉在旃然之上與虎牢鄰故後之爭天下者必以先據敖倉之道爲得策也是故函谷可以衛關中井陘可以衛晉棧道可以衛蜀我朝割函谷而授之中州割井陘而授之燕趙割棧道而授之關中其他一切故疆之險皆割之以歸鄰省若有深意焉函谷數百里之視天如劒者既已

歸之中州其潼關一塞雖宮之以關西而地終予之於畿內也潼關嘗直隷於南矣是時都金陵也已而都燕京則又直隷於北潼關之重於天下如此蒲解二州宋亦爲關中地遂自河而割之使蒲津關與晉共之也夷陵之屬楚亦以割三峽之險之半於蜀也處牢在大地之中無可割故委而制之洛之險不如秦然虎牢阻其東河阻其北轘轅伊關阻其南西通關中亦可以爲關中之門庭而宋之有金獨不知遷之以爲就關中之使道棘守汴都之一城以至於淪

也汴都者堯舜之官天下則可以都之而家天下者之所忌也此宋太宗之所以不逮太祖也漢祖舍洛陽而都關中得上策東漢都洛得中策唐都關中而以洛爲東京兼舉之宋之所以不逮漢唐也周之有兩都諸侯不得入關中而內以遠諸侯之變也夷狄有警則洛爲家也函谷在兩垂而門庭居其中是以王在鎬京周公鎮東郊而畢公繼之也豈徒監殷民寔以鎮諸侯耳平公之有西戎之禍而不至於亡者有東都之可家也其遂舍西都以予秦是以無以制

諸侯也此知夷狄之禍而不知諸侯之禍者爲國者必內足以制天下之人心而外足以遠夷狄之禍乃爲全策吾不知今之兩都其呼吸之氣何如武王周公之所以造周也

廣進笏書思教澤州五學諸生

禮記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於是與之論進笏書思

王藻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注以爲大夫而史其掌文史者也思謂所思欲告君者也對謂有問則對荅之辭者也命謂君所命令當行者也愚以爲可三亦可一也亦曰思其所以對君命者而已矣又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大夫以近尊而

屈故飾竹以文須士以達尊而伸故飾以象愚謂笏也者勿也忽也盆以恭手容則戒之以勿忽亦以有所思對命者即志之而勿忽耳從竹者大夫士以竹也大夫則謂之笏諸侯象則謂之荼天子球玉則謂之珽故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首詘後直讓於天下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珽即所謂大珪長三尺珽然無所詘故謂之珽也荼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也是笏宜專爲大夫之名矣大夫竹而搢史進象笏何也此大夫者盆矣

子之大夫與天子之大夫視侯故笏用象即所謂荼也又曰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注飾文飾以爲上下之等級也愚謂諸侯象笏而以書思爲大夫者諸侯各君其國則其朝於天子有時未應頻對而頻書之也故知其爲天子之大夫也不稱天子之所而稱公所者諸侯之大夫即不以象其書法亦如此也後之倒持手板者其愆儀乃甚於詭笏故有以笏畫地而陳其不可其某者用古指畫法也有書其笏以對而天子命

取視之盡行其說者用古書易法也